

孟凡人
黄振华

主编

郭平梁
刘戈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回鹘史指南

中国边疆·民族历史
研究指南丛书



黄振华
孟凡人

主编

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指南丛书

郭平梁 刘戈 著

回鹘史指南

责任编辑 石晓奇
特邀编辑 李大龙
封面设计 谭国民
版面设计 乔 燕

3114/50 02

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指南丛书

黄振华 孟凡人 主编

回鹘史指南

郭平梁 刘 戈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政编码 830001)

北京通县大中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6.25 字数 135 千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228-03235-7/C·33 定价 126.00 元(册 18.00 元)

序

值《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指南丛书》出版之际，略记实感数语以为序。

中国边疆地区的总面积逾 500 万平方公里；中国 50 多个民族聚居在边疆地区。这两个数字既足以说明中国是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也足以昭示中国边疆与中华民族的渊源血脉。中国古代自夏起，遍覆于中土的民族相继将其活动空间渐推渐远，其与繁衍于边陲的民族一道，为奠定边疆之基而代代经营，几无一息之停，终在清代渐臻成效。近代前后，桀骜列强尝离中国疆土，边疆地区首罹其难，边疆各族人民塞敌路、御外侮，血染边陲，在反侵略斗争中显示了国土不可裂、民族不可辱的英雄气概。今天，边疆各族人民以高涨的热情接受改革开放的洗礼，更以辛勤的劳动使边疆播发着文明的气息。历史证明：中国边疆与中华民族休戚与共、相系始终，可谓二位一体。因此，把中国边疆与中国民族的研究结合起来是完全必要的；作为这种研究成果的本部丛书以“中国边疆与民族”命名也是不难理解的。

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方针，彻底结束了边疆地区闭关绝俗的历史。边疆地区在经济和政治改革中的地位日显重要，在对内搞活、对外开放中的作用日见突出。人们有理由注视中国边疆和中国民族历史文化的现状和未来，而这种注视，自然不是以凝滞的而是以历史的眼光。这是因为，历史的魅力在于能以深沉和凝重的理性指示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的路向，启迪人类的智慧。就中国边疆而言，它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系统，倘若掌握其发展规

律和奠定其金汤永固之基，则必须认识其形成、演变和祸福倚伏的历史：就中国民族历史文化而言，它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倘若使其发挥稳定社会、凝聚力量、振奋精神的巨大作用，则必须借鉴其精华、弘扬其优秀。总之，于中国边疆和中国民族历史文化，唯深知其历史所缘起，才能领悟其当世所滋延、预见其未来所究竟。也就是说，唯尽窥颠末，才能互证得失——历史与现实是相通的。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才编辑这部丛书并将它推向社会。它将从中国边疆和中国民族历史文化两个方面展现中国悠久历史的若干画面。

丛书的每一册为一个专题，分别由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发表过相应力作的专家撰写。撰写者就专题内容，阐其新意、述其旨要，足以成为打开该知识领域大门的一把钥匙；同时，撰写者还在专题主要内涵的前后，分别论述该专题的研究概况和介绍在研究该专题时所必备的资料，为有兴趣的读者深入研究该专题提供了便利。我们相信这部丛书会吸引国内外更多的读者。

这部丛书的组织与审稿，曾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史金波、马大正、卢勋、邢玉林、杨保隆、蔡家艺、白滨诸研究员的倾力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和民族研究所的大力支持，出版工作则历尽艰辛坎坷、一言难尽。幸承新疆人民出版社慨允，作为他们精心组织的“边疆文库”的一个组成部分予以出版。在学术著作出版颇难的今日，他们扶持高品位学术著作出版的决心实在难能可贵，尤其是该社陈重秋、李春华、石晓奇诸先生的鼎力玉成，才使丛书付梓在即。我们愿在此向所有关心这套丛书的人们，以及诸位作者的理解与宽容，表示由衷的感谢之意！

主编共识

1995年2月

目 录

第一编 历史概述

- 一、族名、族源····· (1)
- 二、早期状况····· (4)
- 三、鄂尔浑回鹘汗国····· (12)
- 四、漠南回鹘····· (27)
- 五、河西回鹘····· (29)
- 六、高昌回鹘(唐末至元时期)····· (40)
- 七、葱岭左右回鹘(喀拉汗朝至察合台汗国时期)····· (49)

第二编 史料简介

- 一、汉文资料····· (56)
- 二、突厥如尼文、粟特文资料····· (71)
- 三、回鹘文资料····· (80)
- 四、吐蕃文、于阗文资料····· (100)
- 五、波斯文、阿拉伯文资料····· (103)
- 六、西文资料····· (109)
- 七、其他资料····· (111)

第三编 研究综述

一、研究之历程	(113)
(一) 中国之研究	(113)
(二) 外国之研究	(133)
二、研究之课题	(152)
(一) 关于族名	(152)
(二) 关于族源	(154)
(三) 关于漠北回鹘的社会	(156)
(四) 关于漠北回鹘与唐朝的关系	(158)
(五) 关于漠北回鹘与其他民族的关系	(162)
(六) 关于西迁	(164)
(七) 关于 840 年以前新疆的回鹘人	(167)
(八) 关于南迁	(168)
(九) 关于甘州回鹘	(170)
(十) 关于西州回鹘的疆域	(174)
(十一) 关于西州回鹘的政治	(175)
(十二) 关于西州回鹘的经济	(177)
(十三) 关于西州回鹘的文化	(180)
(十四) 关于西州回鹘与中原王朝及其他民族的 关系	(182)
(十五) 关于喀拉汗朝	(184)
三、研究之展望	(189)
后 记	(191)

第一编 历史概述

回纥或回鹘,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其渊源很古,至唐朝而发展壮大起来,曾称雄于漠北。公元840年以后,部众分散,重新组合为好几个群体,其中大部分分布于今新疆地区,经过长期发展,并与本地原有民族相融合,形成为现代维吾尔族;另一部分有的融合于其他族,有的演变为新的民族。

一、族名、族源

汉文的袁纥、韦纥、回纥、回鹘等等,都是Uigur一词在不同时期的译音。Uigur是本民族的自称,亦是他称。关于这一名称的含意,有好几种不同的说法。

一说为“自食其力”之意。马合木德·喀什噶里《突厥语词典》说,亚力山大东征时,“突厥”可汗带领四千人迎接他。这些人都是骑手,帽子上的羽毛像大鹰羽毛一样,他们射箭向前射与向后射同样准确。亚力山大惊讶地说:这些人自立生活,无所求于人,任何野兽均逃不出他们的射击。他们靠打猎过活,于是名其地为Khuzkhur,意为“自食其力”。Khuzkur一词后来就演就为Uyгур或Uigur。

一说是“联合、协助”之意。拉施特《史集》说:“由于崇拜唯一的主,乌古思和他父亲、叔父们之间产生仇恨,互相打起仗来。当时乌古思的有些亲族与他联合,站在他这边,另一些则站在他父亲、诸叔和兄弟们那边。对那些归附于他并成为他的协助者的人,乌古思赐以畏兀儿之名。这是一个突厥词,用波

斯语来说,它的含义为:‘他和我们合并,并协助我们’。”

一说是“归依者”的意思。阿布尔哈齐《突厥世系》说,乌古思可汗给了他们以畏兀儿称号,这个称号是一个突厥词,它的意思谁都知道是“归依者”。当他们走过来用双手紧紧抓住乌古思可汗的衣边以表示他们依依膝下的意思时,可汗便称他们为畏兀儿。

所有这些说法,见于记载的时间都很晚。而在这之前,汉文、古突厥文对古维吾尔人即有相当明确的记载。以这些记载与上述说法相对照,很难找到能够相互印证之处。所以,上述说法只是带有神话色彩的民间传说而已。

此外,回鹘一词的含义还有其它解释。公元788年(一作809年),回纥可汗请求唐朝批准,改回纥为回鹘,取“捷鸞犹鹘然”之意。这显然是就汉字“鹘”的含义而作的附会之辞,与回鹘一词的本意是不会有关系的。又有人认为,Uigur一词系蒙古语 Oi(森林)和 gur(民)的复合,意为“森林民”。这也很难令人接受,Uigur是个操突厥语的民族,怎么可以设想他们会以蒙古语来自我命名呢?总之,关于回鹘族名的含义,还有待于继续研究。

说到回鹘的起源,首先要考察的是他们与古代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这个大群体的渊源关系。袁纥部最早出现于汉文书记载,是高车六部之一。《魏书·高车传》说:“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春秋时,北方游牧民族,又号为戎,继号为狄,这都是中原人对他们的称呼。王国维考证,戎从戈从甲,本为兵器之总称,引伸之,凡持干戈以征战者,则被称为戎,北方游牧民族好武,且常侵扰于中原,故中原人以此名称之;狄原作逖,都是远的意思,

北方游牧民族远离中原，故中原人以此名称之。狄有赤狄、白狄之分；赤狄在北，白狄在西。匈奴兴起后，与之并存的则有丁零等民族或部落；丁零先是分布于匈奴之北，后来又发展到匈奴之西。丁零大约就是狄或狄历的音变。南北朝时，北方的游牧民族首推鲜卑柔然，与柔然并存的则有高车等民族或部落。高车因其“车轮高大，辐数至多”而得名，显然是中原人对他们的称呼。丁零一名显然是从汉代沿续下来的。敕勒大概也是狄、狄历、丁零的音变。南北朝末期至隋唐，北方游牧民族主要是突厥，与之并存的则有铁勒诸部及其他民族、部落。铁勒与敕勒的内涵虽不尽相同，但其同一性在学术界是没有什么争论的。铁勒《隋书》列有专传，韦纥是其中的一部；新、旧《唐书》则按部分别列传，回纥是其中的大部。铁勒也是中原人对他们的称呼，他们并没有这样的自称。有的学者认为，鄂尔浑突厥文碑铭中 *tölös* 就是铁勒，但正如另一些学者所论证的，那并不是铁勒，那是突利失，是突厥汗国中的与大度设相对应的一个统治机构的名称。突利失统治南部或东部，大度设统治北部或西部。那么，在鄂尔浑突厥文碑铭中，有什么民族足以与汉文中的铁勒相当呢？那只能是乌古思。这样解释，与汉文资料、穆斯林资料亦甚吻合。汉文记铁勒诸部往往作九姓铁勒；及回纥汗国建立，其他铁勒部大都成为汗国的组成部分，而且族称也都渐渐变成回纥。再加上回纥自身也含有九姓，故又被称为九姓回纥。穆斯林资料亦有九姓乌思或九姓古思之称，开始是指漠北回纥汗国，后来则指高昌回纥。

有的学者认为汉魏时期与乌孙为邻的乌揭或呼揭，或呼得，亦为回纥祖先之另一支，而且《隋书·铁勒传》之乌护，《新唐书·回鹘传》之乌纥，亦可以归在这一支之内。不过，这一支

发展的脉络就远远不如上述袁纥那一支彰彰可考了。

在回鹘人中也有着一些有关本民族起源的传说,如《乌古思可汗的传说》、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拉施特的《史集》以及汉文《高昌王世勋碑》、《高昌偃氏家传》、《元史·巴尔术阿而忒的斤传》等记载。据说,(一)回鹘起源于乌古思这个传说中的人物,他们的族名就是乌古思可汗赐予的,这不可不说,就是上面所说的回鹘与乌古思的关系的歪曲反映呢?(二)回鹘最早的领袖是出生于树瘦的卜古可汗。这个卜古可汗是不是历史人物,如是历史人物,又相当史籍记载的哪位可汗,这是史学界争论未已的问题。(三)回鹘的发祥地是漠北土拉河和色楞格河之间,分布于十条河及九条河之两岸,后来迁到别什八里至高昌一带。

在回鹘族源中,还包括原来生活在天山南北诸绿洲及草原上的广大人群。这一人群按种族划分有欧罗巴种,有蒙古利亚种,有两者的混合种。就语言系属而言,这些人中有分别操阿勒泰语系突厥语(如突厥人、高车—铁勒人等)、蒙古语(如柔然人等)、通古斯—满族语(如鲜卑人、吐谷浑人、契丹人等)的;有分别操汉藏语系汉语(如高昌等地汉族人)、藏语(如羌人、吐蕃)的;有分别操印欧语系焉耆—龟兹语(使用婆罗米斜体文)、塞语—于阗语(使用婆罗米正体文)、尼雅语(使用佉卢文)、粟特语(使用粟特文)的。在回鹘西迁西域之后,这些人被融合。

二、早期状况

魏晋时期,漠北的民族主要是鲜卑、乌桓、匈奴等,部落分散,不相统属。在此期间,原来分布于匈奴之北及西北的丁零,

亦纷纷南迁,并在后期,在上述诸族南迁入塞之际,逐渐成为漠北的一个主要民族。卫操作于公元306年(晋熙光元年)的《拓跋猗𩚑·拓跋猗卢碑》文说:在碑主人统帅下拓跋部“南一王室,北服丁零;招谕六狄,咸来归诚。”《魏书·序记》对这段历史也有记载,说,拓跋猗𩚑曾“度漠北巡”,“诸降者二十余国,凡积五岁”。在拓跋珪作魏主之前,拓跋部在北方的主要对手之一即为高车,拓跋什翼犍建国二十六年冬十月,“讨高车,大破之,获万口,马牛羊百余万头”;三十三年冬十一月,“征高车,大破之”;及什翼犍为符坚击溃,“乃率国人避于阴山之北。高车杂种尽叛,四面抄寇,不得刍牧”,这是前秦建元十一年(公元376年)的事。

拓跋珪为部主后,拓跋部与高车的接触趋于频繁。登国初年(386—396),一再征高车,390年,胜高车袁纥部,“虏获生口、马牛羊二十余万。”这是袁纥部第一次出现于史籍的记载;看来,这个时候的袁纥部实力已经是相当可观。柔然可汗社仑被拓跋珪打败后,逃入漠北高车之地,被高打败;但高车由于对柔然缺乏必要的警惕与戒备,结果反而被社仑攻破。399年(北魏天兴二年),拓跋珪大举讨伐高车,三路进军,“西北绝漠千余里”,“以所获高车众起鹿苑于长城内,广轮数十里,凿渠引武川水(今内蒙武川附近)注之苑中,疏为三沟,分流宫城内外”。天兴末年(403),高车袁纥部又一次出现于漠北。

429年,北魏太武帝再次出兵征讨东部高车,将高车部众数十万落徙置于漠南,“东至濡源,西暨五原、阴山,竟三千余里”。后来的史实证明,其中就包括有袁纥部落。他们“乘高车,逐水草,畜牧蕃息,数年之后,渐知粒食,岁致献贡(于北魏),由是国家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毡皮委积。”拓跋宏在位时,要调

遣高车部众南征，高车不愿南行，498年（北魏太和二十六年），乃共推袁纥树者为主，“相率北叛，游践金陵”。这个金陵，就是拓跋部祖墓的称号。北魏派兵追击，高车大败。树者先是投奔了柔然，后来由于北魏北征将领改用了怀柔政策，派人慰劳他，他及其部众才又重新归属于北魏。

高车最早有六部，袁纥是其中之一。到五世纪末，又出现了十二姓。这十二姓的名称没有一个与原来的六部名称相同。这十二姓原来都在柔然汗国的统治之下，至太和年间（477—499）（具体年代有几种不同说法），其中一部副伏罗部因阻止柔然南侵被拒绝而西迁至高昌之西北，其首领阿伏至罗、穷奇兄弟分别自称大天子和储主，成为当时西域一支巨大势力。包括袁纥在内的高车诸部的社会发展阶段还很低，大致是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拓跋珪在统一诸部并向漠北拓展时，“分别部落，唯高车以类粗犷，不任使役，故得别为部落”。诸部各自有君长，但在诸部之上却“无都统大帅”，即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人性粗犷，勇敢，富于群体观念，一旦遇到危难，则“翕然相依”。打起仗来凭勇气横冲直闯，但不能持久。人际之间的交往，很是随便，不受什么规章礼仪的约束。生活简便，因不产谷而无酒，只饮马酪，遇有吉庆，穹庐前丛坐，可以饮宴终日。婚姻用马为聘，以多为荣；然而在迎亲的时候，夫家来客亦可任取妇家的良马。牲畜都打有记号，随处放牧，也不会弄错。遇有雷震，则群起叫呼，以箭射天，然后迁徙别处；到第二年秋天，大家又回到震所，举行仪式，女巫祝说。人死之后，“掘地作坎，坐尸于中，张臂引弓，佩刀挟稍，无异于生，而露坎不掩”。遇有人震死或疫死，男女老少群起祈福，多杀牲畜，焚烧骨骸，走马绕圈，绕圈最多的可达数百圈，平吉之人则歌舞作乐，死

丧之家则悲吟哭泣。

突厥兴起时，铁勒也强盛起来，据《隋书·铁勒传》，东起土拉河，西到伏尔加河，高山之麓，河水之滨，到处都可以见到铁勒部落。土拉河畔之韦纥，天山北麓之乌护，是其中的二部；不过从后来的史实看，活跃在历史舞台的主要是韦纥、即回纥这一支，而乌护则未见有什么活动。605年（隋大业元年），西突厥泥撅处罗可汗大肆屠杀铁勒诸部首领，引起了铁勒诸部的反抗，契苾部、薛延陀部首领分别被推立为可汗和小可汗。这次对突厥汗国的反叛，铁勒诸部大都受到影响，其中就包括韦纥、仆骨、同罗、拔野古、覆罗等部，这些部的首领号俟斤。

隋唐之际，回纥分布突厥北之娑陵水（色楞格河）上，人口达十万，可以动员的兵力有五万。首领名时健俟斤，被推为君长。其子名菩萨，有勇有谋，身先士卒，颇为部众所敬畏。菩萨继位后，在母亲乌罗浑的帮助下，开始强大起来。这时突厥汗国（东突厥）颉利可汗正处于强盛时期，派其子欲谷设与阿史那社尔统治铁勒之薛延陀、回纥、同罗诸部。626年（唐武德九年），菩萨率领部众与薛延陀等部一起进行反叛，攻破欲谷设，阿史那社尔救之，又为所败。颉利可汗又派突利可汗救援，亦被打败。于是回纥南迁至独洛水（土拉河）上，与薛延陀相唇齿，菩萨自称活颉利发。628年（唐贞观三年），薛延陀首领称可汗，派使至唐；同时回纥等铁勒九俟斤亦派使至唐献方物；这显然都是为了联合唐朝以对付突厥汗国。唐朝六路大军并进，至629年，俘颉利可汗，突厥汗国灭亡。

薛延陀汗国统有漠北突厥汗国之故地，与被唐朝安置在漠南的南迁的突厥部从相对峙。二者本来是可以和睦相处的，因为不仅漠南的突厥是受唐朝的管辖，就是漠北的薛延陀汗

国也是唐朝册立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听命于唐朝。但是,薛延陀汗国强大起来以后,虽然表面上仍尊重唐朝,而骨子里则渐萌发反唐之心;他们最初还不敢与唐朝对垒,就把侵扰的矛头对准漠南突厥。唐朝为了支持与保护漠南突厥,就不可能不与薛延陀汗国发生冲突。唐朝对薛延陀汗国的内部状况知道的很清楚,认为汗国内部同罗、仆骨、回纥等铁勒诸部都很强大,他们一旦起来,就足以将薛延陀的统治推翻。后来事实也正是如此,在铁勒诸部、漠南突厥的配合下,唐军就比较不费力地将薛延陀汗国灭亡。在这个过程中,回纥所起的作用是很明显的,薛延陀的第二个可汗拔灼为回纥所杀,第三个可汗咄摩支战败后至回纥向唐朝使者请降。这个时期的回纥首领名吐迷度,他率众向南拓展,越过贺兰山,到达黄河之滨。

推翻薛延陀汗国后,铁勒诸部使者纷纷来到唐朝,唐太宗李世民特意到达灵州(今宁夏自治区灵武南),接受他们的朝贺,并根据诸部使者的要求,授予他们唐朝官职。第二年(647年,贞观二十一年),以铁勒诸部分别置六都督府、七州,以诸部首领为都督、刺史、长史、司马等职,颁给印信,并于古单于台设燕然都护府以统之。于回纥部设瀚海都督府,以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瀚海都督。不过在此前吐迷度就自称可汗,故这时仍自称可汗,设外宰相六、内宰相三,以及都督、将军、司马等。《旧唐书·回纥传》所列开元(713—741)中之九姓部,一曰药罗葛,二曰胡咄葛,三曰咄罗勿,四曰羯歌息訖,五曰阿勿唃,六曰葛萨,七曰斛嗛素,八曰药勿葛,九曰奚耶勿,也许就是吐迷度时建立起来的。诸部落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并请求于其境内设“参天至尊道”,乃开辟一条由漠南到漠北回纥衙的大道,设六十八所驿站,站设群马、奶、肉等物,以供来往使客。

唐朝规定,各部按年交纳貂皮以为赋。乙注车鼻可汗在金山(阿勒泰山)北欲与唐对抗,勾结吐迷度的侄子乌纥将吐迷度杀死,燕然副都护元礼臣斩乌纥,唐派使立吐迷度子婆闰为左骁卫大将军、瀚海都督。接着,唐军与回纥部一起平定了乙注车鼻可汗。651年(唐永徽二年),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叛唐,侵庭州,婆闰派骑兵五万与唐军一起击之,败贺鲁,收复失地。657年(唐显庆二年),唐平贺鲁,婆闰率兵参战,冲锋陷阵,为唐朝立下汗马功劳。上述一系列事实说明,回纥与唐朝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回纥的实力是日趋强大的。

661年(唐龙朔元年),婆闰卒,侄粟毒代领其众。一年前,唐军曾打败过思结、拔也固、仆骨、同罗四部铁勒;这时同罗、仆骨等部又与回纥部一起侵扰唐之边境,唐派郑仁泰等率军征讨。这一仗唐军一直打到仙萼河(色楞格河),铁勒诸部固然遭受了不小的损失,唐军也吃了大亏,据记载,唐军“粮尽而还,值大雪,士卒饥冻,弃捐甲兵,杀马而食,马尽,人自相食”,去的时候一万四千人,回来的时候只剩下八百。司宪大夫(即御史大夫)弹劾了这次出兵的将领,说他们“诛杀已降”,“不抚士卒,不计资粮,遂致骸骨蔽野,弃甲资寇,自圣朝开创以来,未有如今朝之丧败者。”接着唐朝又派契苾何力去安抚铁勒诸部,契苾何力率五百骑直入其境,诸部大惊;他当众宣布,朝廷知道你们误入歧途,参加动乱,要我原谅你们的过错,使你们自新;罪在为首的,抓到他们就算了。铁勒九姓大喜,将为首的叶护、特勤等擒送契苾何力。663年(唐龙朔三年),唐于回纥部置瀚海都护府,迁燕然都护府于云中古城,更名云中都护府;以碛(戈壁)为界,碛以北隶瀚海都护府,碛以南隶云中都护府;加强了对大漠南北的铁勒、突厥诸部的控制。

后突厥骨咄禄在起事的时候就夺取铁勒九姓的羊马,从而逐渐强大起来。据如尼文《噉欲谷碑》,骨咄禄在北方遇到的敌人是乌古思(Oruz)。这乌古思相当于汉文史籍中的什么人呢?我们很赞同岑仲勉、王静如诸前辈的意见,他们就是铁勒,托古斯乌古思(Toquz - Oruz),就是九姓铁勒。而在回纥汗国建立之后,穆斯林史料所载的托古斯古思(Toquz - Guz)指的就是回纥。碑文说,乌古思派人到契丹及唐朝,要与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突厥。这在汉文史书中虽然找不到相应的记载,但完全是可能的,因为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回纥与唐朝是经常联合起来以对付突厥的,而且使节经常往来不断。碑文又说,这时乌古思已经有了可汗,这里指的应当就是已经自称可汗的回纥首领;而且具体地说,他就是碑文中的包孜(Boz)可汗,汉文史籍中的比粟。可见,回纥在反抗突厥汗国复辟的斗争中扮演的是很重要的角色。

回纥诸部的反抗和唐朝的讨伐,并没有阻止住突厥汗国的复辟。由于后突厥汗国的压制与排挤,一部分回纥人在移健颉利发的率领下与同罗部一起迁到了河西一带。据另一资料,此次铁勒诸部迁到河西的另一原因是遭受了旱灾。旱灾延续了三年,原野变成了赤地,生长出来的草很少,牛、马死掉十之七、八;剩下来的在渡碛时又由于路远、缺乏水草,又差不多全都死去;所以他们只挖野鼠、草根以充饥,甚至相互吃人以活命。他们说,自以有铁勒九姓以来,从未遇到过这样的饥荒。就在回纥等部向西南迁徙的时候,唐安西都护田杨名却率领原西突厥十姓之众对他们进行了袭击,这件事事先没有得到朝廷的许可,所以朝廷要处罚他们,后来由于害怕引起十姓的不满,才又不了了之。